

红魔鞋

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小女孩——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小女孩。因为家里很穷她夏天得打着一双赤脚走路，冬天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给磨红了，这令她十分难受。

在村子的正中央住着一位年老的、专门做鞋的老婆婆。她用旧红布片，坐下来尽她最大的努力做了一双小红鞋。这双鞋的样子相当笨，但是她的用意很好，因为这双鞋是给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这个小姑娘名叫珈伦。

在她妈妈下葬那天，她得到了这双红鞋。这是她第一次穿。的确，服丧时不应该穿红的东西；但是她却没有别的鞋子穿。所以她就一双小脚伸进去，走在装着妈妈的简陋的棺材后面。

这时候忽然开过来了一辆很大的旧车子，车子里坐着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看到了小珈伦，非常可怜她，于是就對牧师说：“把这小姑娘交给我吧，我会把她照顾得很好！”

珈伦以为这是因为她那双红鞋的缘故。但老太太很讨厌那双红鞋，所以便把它烧掉了。不过现在珈伦却穿起干净整齐的衣服来。她学着读书和做针线，别人都说她很可爱。不过她的镜子说：“你不但可爱；简直美极了！”

一次，皇后到全国各地旅行，她带着她的小女儿一道，而这就是一个公主。老百姓都拥到宫殿门口来看，珈伦也去看

了。小公主穿着美丽的纯白色的衣裙，站在窗子里面，让大家来看她。她既没有拖着后裾，也没有戴上闪闪发光的金王冠，但是她穿着一双华丽的红鞣皮鞋。比起那个老婆婆为小珈伦做的那双鞋来，这双鞋当然是漂亮得多。世界上简直就没有什么能跟红鞋比较！

现在珈伦已到了可以受坚信礼的年龄了。她将会有新衣服穿；也将会有一双新鞋子。城里一个富有的鞋匠把她的小脚量了一下——这件事是在他自己店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做的。那儿有一个又一个的大玻璃架子，里面整齐地陈列着许多鞋子和擦得发亮的靴子。它们都十分好看，不过那位老太太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没有兴趣。在这许多鞋子之中有一双红鞋；它跟公主所穿的那双一模一样。这双鞋看起来多漂亮啊！鞋匠说这双鞋是为一位伯爵的小姐做的，珈伦的脚不太合适。

“那一定是漆皮做的，”老太太说，“所以才那么亮。”

“是的，发亮！”珈伦说。

奇怪的是鞋子很合她的脚，所以她就买下来了。不过老太太不知道那是红色的，因为说什么她也不会让珈伦穿着一双红鞋去受坚信礼，但是珈伦却去了。

所有的人都在望着她的那双脚。当她走向唱诗班门口的时候，她就觉得好像那些墓石上的雕像，那些戴着硬领和穿着黑长袍的牧师，甚至他们的太太的画像都在盯着她的一双红鞋。牧师的手搁在她的头上，口中讲着神圣的洗礼，她与上帝的誓约，以及基督徒的责任，但在这时候，她心中只有她的红鞋。风琴奏出庄严的音乐来，孩子们用悦耳的声音唱着圣诗，那个年老的圣诗队长也在唱，但是珈伦只想着她的红鞋。

那天下午老太太听大家说珈伦穿的是红鞋。于是她就说，

这未免太胡闹了，太不成体统了。她还告诉珈伦，再到教堂去，必须穿黑色的鞋，即使是旧的也没有关系。

圣餐将在下个星期日举行。珈伦看了看那双黑鞋，又看了看那双红鞋，然后再一次看了看红鞋，最终还是决定穿红鞋。

大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十分美丽。珈伦和老太太在田野的小径上走，路上有些灰尘。

教堂门口有一个瘸腿的老兵拄着一根拐杖站着。他留着一把很奇怪的长胡子。与其说那是把白胡子，倒不如说是红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红的。他的腰几乎弯到地上去了；他问老太太说，他可不可以擦擦她鞋子上的灰尘。珈伦于是把她的小脚伸出来。

“这是一双多么漂亮的舞鞋啊！”老兵说，“你在跳舞的时候穿它最合适！”他用手在鞋底上敲了几下。老太太送了几个银毫给这位老兵，然后便带着珈伦走进教堂里去了。

所有的人都望着珈伦的这双红鞋，所有的画像也都在望着这双红鞋，当珈伦跪在圣餐台面前、嘴里衔着金圣餐杯的时候，她心里只有她的红鞋——它们似乎浮在她面前的圣餐杯里。她忘记了唱圣诗；忘记了念祷告。

后来大家都走出了教堂。老太太走进她的车子里去，珈伦也抬起脚准备上车，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个老兵说：“多么美丽的舞鞋啊！”

珈伦经不起这番赞美：她要跳几个步子。刚要迈脚，一双腿就不停地跳起来。这双鞋好像控制住了她的腿似的。她绕着教堂的一角跳，根本就无法停下。车夫不得不跟在她后面跑，费尽力气才抓住她，抱进车子里去。不过她的一双脚仍在跳，搞得好心的老太太被猛烈地踢了一脚。最后他们脱下她的那双

红鞋；这样，她的腿才算安静下来。

这双鞋子被放在家里的一个橱柜里，但珈伦总忍不住想去看一眼。

后来老太太病得躺下来了。大家都说她大概好不了了。她得有人照顾，但这种工作不应该是别人而应该是由珈伦做的。不过这时城里正好有一个盛大的舞会，珈伦也被请去了。她望了望这位好不了的老太太，又瞧了瞧那双红鞋，她觉得瞧瞧也没有什么害处。接着她觉得穿穿也没啥害处，于是就穿上了这双鞋。不过这么一来，她就忍不住去参加舞会了，而且开始跳起舞来。

可是当她要向右转的时候，鞋子却向左边跳，当她想要向上走时，鞋子却要向下，要走下楼梯。她不得不随着鞋子，一直走到街上，走出城门。她跳着舞，而且不得不舞，一直舞到黑森林里去。

森林中有一道光，她想这一定是月亮了。这时她看到一个面孔，这是那个长着奇怪的红胡子的老兵。他坐着，点着头，同时说：“多么好看的舞鞋啊！”

这时她就害怕起来，想扔掉这双红鞋。但是它们扣得很紧。于是她扯着她的袜子，想脱掉鞋但是鞋已经生到她脚上去了。她跳着舞，而且不得不跳到田野和草原上去，在雨中也跳，在太阳里也跳，在夜里跳，在白天也跳。最可怕的是在夜里跳。

她跳到一个教堂的墓地里去，但是那儿的死者并不跳舞：他们有更好的事要做。她想在一个长满了苦艾菊的穷人的坟上坐下来，但根本就停不下来，更不能休息。当她跳到教堂敞着的大门口时，她看到一个穿白长袍的安琪儿。她的翅膀从肩上

一直拖到地上，她的面孔是庄严而沉着的，手中有一把明晃晃的剑。

“你就跳舞吧！”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一直跳到你变白和发冷，一直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骷髅。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必须到一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住的地方去敲门，以便他们看到你，怕你！你要不停地跳！”

“请饶恕我吧！”珈伦叫起来。

不过她没有机会听到安琪儿的回答，因为这双鞋把她带到田野上去了，带到大路上和小路上去了。她身不由己，不停地跳舞。

有一天早晨她跳过一个熟悉的门口，里面有唱圣诗的声音。人们抬出一口棺材，上面用花朵装饰着。她才知道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她深深地体会到已被大家遗弃，同时被上帝的安琪儿责罚。

她跳着舞，她不得不跳着舞，在漆黑的夜里也不例外。这双鞋带着她走过荆棘和野蔷薇，她被扎得直流血。她在荒地上跳，一直跳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屋子前面。她知道这儿住着一个刽子手。她一边跳一边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同时说：“请出来吧！请出来吧！我进不去呀，因为我在跳舞！”

刽子手说：“我是谁，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就是砍掉坏人脑袋的人呀。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斧子在颤动！”

“求你不要砍掉我的头，”珈伦说，“因为如果你这样做，那么我就没有机会去忏悔罪过了。但是请你把我这双穿着红鞋的脚砍掉吧！”

然后她就说出了她的罪过。刽子手把她那双穿着红鞋的脚砍掉。不过这双鞋装着那双断脚，跳到田野上，一直跳到漆黑

的森林里去了。

他为她配了一双木脚和一根拐杖，还教会她一首死囚们常唱的圣诗。她吻了一下那只握着斧子的手，然后就向荒地上走去。

“为这双红鞋我吃了不少的苦头，”她说，“现在我要到教堂里去，好让人们看看我已不穿红鞋了。”

于是她就很快地向教堂的大门走去，但是当她走到那儿的时候，她发现那双红鞋就在那儿跳舞，弄得她害怕起来。所以她连忙走开。

她悲哀地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流尽了伤心的眼泪。当星期日到来的时候，她说：“唉，我已经受了很久的苦，忏悔了很久了！我想我现在跟教堂里那些昂着头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她就昂着头走出去。但是当她刚刚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她又看到那双红鞋在那儿跳舞，这时她害怕起来，马上往回走，同时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过。

痛苦中她来到牧师家中，请求在他家当一个佣人。她愿意勤恳地工作，尽她的力量做事。她不要工钱；她只是希望有一个住处，跟好人在一起。牧师的太太是个好心肠的人，把她留下来做活。她是很勤快和用心思的。晚间，当牧师在高声地朗诵《圣经》的时候，她就在一旁用心地听。这家的孩子都喜欢她。不过当他们谈到衣服、排场和像皇后那样的美丽的时候，她就不插话了。

第二个星期天，一家人全到教堂去做礼拜。他们问她是不是也愿意去。她满眼泪水，凄惨地望了一下她的拐杖。于是这家人就去聆听上帝的教悔了。只有她孤独地回到她的小房间里去。房间不宽，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椅子。她拿着一本圣诗集

坐在那儿，用一颗虔诚的心来读里面的字句。风儿把教堂的风琴声吹来。她抬起满是泪水的脸，说：“上帝啊，帮帮我吧！”

这时阳光十分明媚。一位穿白衣服的安琪儿——她上次在教堂门口见到过的那位安琪儿——出现在她面前。不过她手中不再是拿着那把锋利的剑，而是拿着一根开满了玫瑰花的绿枝。她用花枝轻轻触了一下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就升得很高。凡是被她触过的地方，就有一颗明亮的金星出现。她把墙触了一下，墙就无声地分开了。这时珈伦看到那架奏着音乐的风琴和绘着牧师及牧师太太的一些古老画像。席位上坐着虔诚地做礼拜的人们，他们正唱着圣诗集里的诗。如果说这不是教堂自动来到这个狭小房间里的可怜的女孩面前，那就是这个可怜的女孩已经到了教堂里面。她和牧师家里的人并排坐在席位上。当他们念完了圣诗，一抬头就看见了她。他们就点点头，说：“真好，珈伦，你也到这儿来了！”

“我得到了宽恕！”珈伦高兴地说。

风琴奏着音乐。孩子们的合唱是那么的好听、动人。明朗的阳光温暖地从窗子那儿射到珈伦身上。她的心充满了那么多的阳光、和平和欢乐，后来装不下就爆裂了。她的灵魂骑在太阳的光线上缓缓飞入天国。此后再也没人提到那双红鞋。

三个跳高者

有一次，跳蚤、蚱蜢和玩具跳鹅想要知道它们之中谁跳得

最高。任何愿意观看比赛的人都被请来了。它们这三位著名的跳高者就在一个房间里集合起来。

“谁跳得最高，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谁！”国王说，“试想，假如让三位朋友白白地跳一阵子，那就未免太不像话了！”

跳蚤迫不及待地第一个出场了。它的态度非常可爱：它向四周的人敬礼。这样彬彬有礼是因为它身体中流着年轻小姐的血液，习惯于跟人类混在一起。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蚱蜢就出场了，虽然动作很粗笨，但它的身材很好看。它身上那天生的绿制服十分引人注目。此外，它的整个外表说明它是出身于埃及的一个古老的家族，所以在这儿它受到无比的尊敬。人们把它从田野里弄过来，放在一个用纸牌做的三层楼的小房子里——这些纸牌有画的一面都朝里。这房子门窗俱全，而且它们是从“美人”身中剪出来的。

“我的歌唱十分动人。”它说，“你看，十六个本地产的蟋蟀从小时候开始唱起，到现在还没有获得一间纸屋哩。他们看到我的情形就嫉妒得要命，不要命地唱，把身体弄得比以前还要瘦了。”

跳蚤和蚱蜢这两位毫不谦逊地说明了它们是怎样的人物。它们都认为自己有资格和公主结婚。

跳鹅一句话也不说。不过据说它更自以为是。宫里的狗儿闻了它一下之后，很有把握地说，跳鹅是来自一个上等的家庭。那位从来不讲话而获得了三个勋章的老顾问官说，他知道跳鹅是个有预见力的天才，人们只须看看它的背脊就能预知冬天冷不冷。而写历书的人的背脊骨是无法预示这一点的。

“好，什么也别讲了！”老国王说，“我只需在旁看看，我自己心中有数！”

于是比赛就开始了。跳蚤跳得非常高，但谁也看不见它，因此大家就说它完全没有跳。这种说法没有一点道理。

蚱蜢跳得没有跳蚤一半高。不过它跳到了国王的脸上，因此国王就说，蚱蜢太可恶了。

跳鹅站着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它完全不能跳。

“我希望它没有生病！”宫里的狗儿说，于是它又在跳鹅身上闻了一下。

“嘘！”跳鹅笨拙地一跳，就跳到公主的膝盖上。她坐在一个矮矮的金凳子上。

国王说：“谁跳到我的女儿身上去，谁就算是跳得最高的了，因为跳高的目的就是这样嘛。不过能想到这一点，倒是需要有点头脑呢！跳鹅已经显示出它头脑灵活。它的腿长到头上去了！”

于是公主就嫁给了它。

“我跳得最高！”跳蚤说。“但这有什么用呢？尽管她得到一架带木栓和蜡油的鹅骨，我事实上是跳得最高的！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如果想要使人看见的话，没有身材是不行的。”

于是跳蚤便投效一个外国兵团。据说它在当兵时牺牲了。

那只蚱蜢回到田沟里，把这世界上的事情仔细思索了一番，不禁也说：“身材是必需的！身材是必需的！”

于是它便唱起了它自己的哀歌。从它的歌声中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假的，尽管它已经被印刷出来了。

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你是否看见过一个老木碗柜？它老得有些发黑了。碗柜上面刻着许多蔓藤花纹和叶子。客厅里立着的正是这个碗柜。它是从曾祖母那儿继承下来的。从上到下都刻满了玫瑰和郁金香。它上面还刻着许多奇奇怪怪的蔓藤花纹，在这些花纹中间露出一只小雄鹿的头，在那头上有许多花角。在碗柜的中央雕刻了一个人的全身像。他看起来的确有些引人发笑，他露出牙齿，但你不能认为这就是笑。他长着公羊的腿，额上还长出一些小角，而且留了一把长胡须。

这所房子里的孩子们总是把他叫做“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这个名字念起来很拗口，而得到这种头衔的人也并不多，把他雕刻出来也是一件不轻松的工作。

他现在就立在那儿！他老是往镜子下面的桌子上看，因为在桌子上有一个可爱的瓷做的小牧羊女。她脚上穿着一双镀了金的鞋子；她的长衣服用一朵红玫瑰扎起来，显得很时髦。她还有一顶金帽子和一根木杖。她美丽极了！

紧靠近她的身旁，立着一个小小的扫烟囱的人。他比炭还黑，但是也是瓷做的。他的干净和整齐比任何人都不差。他是一个“扫烟囱的人”——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做瓷器的人也可能把他捏成一个王子，如果当时他这样想的话。

他拿着梯子，潇洒地站在那儿。他的面孔有点儿发白，又有点儿发红，看起来就像个姑娘一样。这的确要算是一个缺点，因为他应该有点发黑才对。他和牧羊女靠得很近；他们两人是被安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但是他们现在既然处在这个地位上，就顺理成章地订婚了。他俩很相配。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用同样的瓷做的，也同样脆弱。

挨着他们还有一个人，这人的身材比他们大三倍。他是一个年老的中国人。他会点头。他也是瓷做的。他说他是小牧羊女的祖父，不过却拿不出证据。他坚持说他有权管她。比方说他刚才就对那位向小牧羊女求婚的“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点过头。

“现在你可以有一个丈夫了！”年老的中国人说，“我相信这人是桃花心木做的。他可以使你成为‘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夫人。他除了有许多秘藏的宝贝以外，还有整整一碗柜的银盘子。”

“我才不愿做什么夫人呢！”小牧羊女说。“我听说过，他在那个黑暗的碗柜里藏有十一个瓷姨太太。”

“那末你就可以成为第十二个呀，”中国人说。“今天晚上，当那个老碗柜开始吱吱嘎嘎地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算是结婚了，一点也不差，正如我绝对是一个中国人一样！”于是他就点点头，睡着了。

小牧羊女可不甘心，双眼望着她最心爱的瓷制的扫烟囱的人儿，哭起来了。

“我恳求你，”她说，“我恳求你带我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在这儿我不可能有快乐。”

她的爱人安慰着她，同时教她怎样用小脚踏着雕花的桌角

和贴金的叶子，沿着桌腿滑下去。他还把他的梯子拿来帮助她。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地面上。不过当他们抬头来瞧瞧那个老碗柜时，却听到里面起了一阵大的骚动声；所有的雕鹿都伸出头来，翘起花角，同时把头转向他们。“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在空中暴跳如雷，同时喊着对面的那个年老的中国人，说：“他们私奔了！他们私奔了！”

他们有点害怕，于是就急忙跳到窗台下面的一个抽屉里躲起来。

这儿有三四副不完整的扑克牌，还有一座小小的木偶剧场。但无论如何搭得还像个样子。戏正在上演，所有的女士们——方块，梅花，红桃和黑桃都坐在前一排慢慢地摇着郁金香做的扇子。所有的“贾克”都站在她们后面，表示他们上下都有一个头，正如在普通的扑克牌中一样。台上的戏讲的是两个没有办法结成夫妇的年轻人。小牧羊女触景伤情，因为这跟她自己的身世有相似之处。

“我看不下去了，”她说。“我要出去！”

不过当他们来到地上、朝桌上看的时候，那个年老的中国人已经醒了，而且全身在发抖——因为他下部是一个整块。

“老中国人来了！”小牧羊女尖叫一声。她瓷做的膝头都碰着地了，因为她是那么地惊惶。

“我有一个办法，”扫烟囱的人说。“我们钻到墙脚边的那个大混合花瓶里去好不好？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躺在玫瑰花和薰衣草里面。那里有现有的盐，如果他找来的话，我们就撒一把盐到他的眼睛里去。”

“那根本没有作用，”她说。“而且我知道老中国人曾经跟

混合花瓶订过婚。他们既然有过这样一段关系，他们之间总还是有点感情的。不成，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往外面的大世界逃了。”

“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块儿跑到外边去吗？”扫烟囱的人问。“你可曾想过外边的世界有多大？我们一去就不能再回来了。”

“我想过。”她毫不迟疑回答说。

扫烟囱的人直瞪瞪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的办法是从烟囱出去。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起爬进炉子，钻出炉身和通风管吗？只有爬进炉子，我们才能走进烟囱。到了那里，一切都好办了。我们可以爬得很高，他们怎样也追不到我们。烟囱口的外面就是你的广大世界。”

于是他们俩就来到了炉门口。

“它里面看起来真够黑！”她说。但是她仍然跟着他走进去，走过炉身和通风管。那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现在我们到了烟囱里面了，”他说。“往头顶上看！上面那颗美丽的星星照得多么亮！”

那是一颗真正的星星！它正照着他们，好像是要为他们带路似的。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这是一条可怕的路——它悬得那么高，让人感觉遥不可及。不过他拉着她，牵着她向上爬去。他扶着她，指导她在哪儿放下一双小瓷脚最安全。经过了千难万苦，他们终于爬到了烟囱口，在口边坐下来，因为他们感到非常疲倦。事实上也该很疲倦，想想他们爬了那么久！

高悬的天空上布满了星星；城里所有的屋顶罗列在他们的下面。他们居高临下地眺望——远远地向这广大的世界望去。这个可怜的牧羊女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会大成这个样子。她把

她的小头靠在扫烟囱的人身上，哭得可怜而又伤心，弄得缎带上的金粉被眼泪冲掉了好多。

“这真是太那个了，”她说。“我受不了！这世界是太广大了！我但愿重新回到我们的桌子上去！在我没有回到那儿去以前，我想我没有办法快乐！现在我既然跟着你跑到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来了，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还得陪着我回去！”

扫烟囱的人温柔地理智地劝慰她，并且故意提到那个中国老头儿和向她求婚的“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但是她抽噎得那么伤心，不断地吻着这位扫烟囱的人，结果他只好听从她了——虽然这很不明智。

所以他们又十分艰难地爬下烟囱。他们爬下通风管和炉身。这很令人难受。他们站在这个黑暗的火炉里面，静静地在门后听，要想知道屋里的情况。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他们偷偷地探头一看：哎呀！那个老中国人正躺在地中央！原来当他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从桌子上跌下来了。现在他躺在那儿，碎成了三片。他的背跌落了，成为一片；他的头滚到一个墙角里去了。而那位“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仍然在原地立着，脑子里仿佛在思考大问题。

“这真可怕！”小牧羊女说。“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造成的。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于是她悲恸地扭着一双小巧的手。

“他可以补好的！”扫烟囱的人说，“他可以补得跟原来一样！请不要过度的激动吧。只需要把他的背粘回原位，再在他颈子上钉一个钉子，就仍然可以像新的一样，仍然可以对我们讲些讨厌的话了。”

“真的可以做到吗？”她问。

于是他们就又爬上桌子，站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

“你看，我们白费力气，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扫烟囱的人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找这么多的麻烦。”

“我现在只希望老祖父能修好！”小牧羊女说。“这需要花很多的钱吗？”

他真的被修好了。房子的主人想法把他的背粘好了，在他的颈子上钉了一根结实的钉子。他看上去就和新的一样了，只是不能再点头罢了。

“自从你跌碎了以后，你倒变得很高傲了，”“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说。“我看你没有任何理由在我面前摆架子。我到底跟她结婚呢，还是不跟她结婚？”

扫烟囱的人和牧羊女样子很可怜地望着这位老中国人，因为他们害怕他会点头答应。但他没有办法点头了，同时他又觉得告诉一个生人，说自己颈子里牢牢地钉着一根钉子，那多么让人不好意思啊。这样，这对瓷人就终成眷属了。他们祝福老祖父的那根钉子。他们相亲相爱，一直到他们破碎。

神奇的丹麦人荷尔格

丹麦，有一个名叫克龙堡的古老宫殿。它在厄勒海峡的近旁。每天有上百成千的海船经过——英国的、俄国的和普鲁士的船只。它们向这个古老的宫殿鸣炮致敬：轰！这个古老的宫

殿也鸣炮回礼：轰！因为这就是在说“日安！”和“谢谢您！”冬天在这儿没有船只经过，因为海面结满了冰，一直结到瑞典的海岸。虽然不能通船。不过这很像一条完整的公路。海岸边飘着丹麦和瑞典的国旗，同时丹麦人和瑞典人相互说“日安！”和“谢谢您！”。不过他们的方式不是放炮，而是友爱地握着手。两国的人民互买白面包和点心——因为异国的食物的味道总让人感觉更香。

但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个古老的克龙堡。丹麦人荷尔格就坐在它里面一个又黑又深的地窖里——谁也不到这儿来。他穿着整齐的铠甲，用强壮的手臂枕着头。他的长胡子垂到一张大理石桌子上，然后就在那上面生了根。他睡着，梦着。不过他在梦里也知道丹麦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每年圣诞节的前夕总有一个安琪儿来告诉它：他所梦见的东西全是真的，他可以放心睡觉，因为丹麦还没有遭到严重的危险。不过若有危险降临，年老的丹麦人荷尔格就会醒来。当他把胡子从桌上拉出来的时候，桌子就被拉裂了。这时他就要走出来，使劲挥动拳头，让世界各国都能听到他挥动拳头的声音。

年老的祖父给他的小孙子们讲丹麦人荷尔格的故事。这些孩子都知道，这些故事全是真的。当这老人坐着讲的时候，他就一边雕着木像。它代表丹麦人荷尔格。他把它放在船头上。老祖父是一个著名的雕刻家。这也就是说，他雕出的像放在船头上，而船就以这个雕像来命名。现在他雕出了丹麦人荷尔格。他看上去气宇不凡，还有一把长胡子。他一只手拿着长剑，另一只手倚在一个丹麦的国徽上。

老祖父讲了许多有关丹麦著名人物的故事，所以后来这个小孙子就觉得他所知道的东西跟丹麦人荷尔格所知道的一样

多，不同的是荷尔格只能在梦里知道。当这小家伙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老是想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真的把下巴贴在被子上，幻想着自己也有了长胡子，并且还在被子上生了根哩！

老祖父不停地雕着木像；他把最后的一部分雕好了：那是丹麦的一个国徽。当他做完了以后，从头到脚仔细审视着他的木像。于是想起了他读到过的、听到过的和今晚对孙子讲过的东西。之后，他点点头，把眼镜擦了一下，然后又戴上。他说：“是的，丹麦人荷尔格可能在我这一生中不会再出现了。不过躺在床上的这个男孩子也许能看到他，而且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也会担起保卫丹麦的重任呢。”

老祖父看着雕像，不断地点头。他越看他的丹麦人荷尔格就越清楚地觉得他雕的这个像很好。他觉得可以感到它身上射出了光彩，国徽像钢铁似地闪闪发光。这个丹麦国徽里面的心变得更鲜红，同时戴着金色王冠的那个狮子在跳跃。

“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徽！”老人说。“狮子代表力量，而心代表和善与爱！”

他看了一下顶上面的那只狮子，想起了曾经征服过英国的那个国王克努特。当他看到那第二只狮子的时候，又想起了统一丹麦和征服过温得人的国土的瓦尔得马尔大帝。当他看到那第三只狮子的时候，又想到了统一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玛加利特王后。然后当他看到那几颗鲜红的心时，它们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明亮光辉。它们就象跳动的火焰，于是他的思想就跟随着它们每一颗心飞翔。

第一个火焰引导他来到一个黑暗而狭窄的牢房里；有一个囚犯——一个美丽的女人坐在这里面。她叫爱伦诺尔·乌尔菲德，是国王克利斯仙四世的女儿。火焰立即贴到她的胸口上